
新旧时代

关露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新旧时代

关露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新 旧 时 代

关 露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875印张 3 插页 95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20

书号: 10368·70 定价: 0.80元



作者像

1967年学生日被外，当日下午即闻外
面喊斗“走资派”，甚为可惜。

罪过出矣，阳遂，
王信金莫与知（自），
无限江山无限恨，
战地悲听马嘶嘶。 1967

李里生田间水筑坝，
声如泣诉。

铁门紧锁为冤屈，
习至忠莫一片心，
钢管偏能持正义，
为人申诉到天明。

1970

作者手迹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

1941.07.10

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

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①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的心灵。这使

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① 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关露和她的《新旧时代》

梅 益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将要把《新旧时代》编入“丛书”，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消息，曾经使当时卧病在床的关露感到十分欣慰。可是这位一生坎坷的人总是不能如愿，书将付排，而她已经与世长辞了。

关露和二、三十年代多数女作家一样，是封建家庭同时也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不仅如此，她还和多数叛逆者一样，出于对反动统治的仇恨和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赤诚，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新旧时代》就是反映她早期的成长过程的一部自传体作品。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新旧时代》“是拿我自己作中心，写一个在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当中，在我们的全民族都在反抗封建势力跟帝国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时候的女性的生活。”但是遗憾的是她的创作计划未能完成。《新旧时代》只是她想写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写她从童年时代开始，到她离家出走，开始接触革命思潮这一时期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只是“从今天以前的我自己的生活的三分之一”。但是，就在这部只是描写她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作品里，人们仍然可以触目惊心

看到：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怎样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习惯势力，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连同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包括作者的姨母在内，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吃人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致使一代又一代的悲剧不断重演。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当时正处在它覆灭的前夕，新旧时代的酷烈的斗争终于产生了关露这样的挣脱封建牢笼的叛逆者。

关露开始写《新旧时代》是在一九三八年。当时她三十岁，是一个已有六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又是“左联”盟员，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她写中篇小说是从《新旧时代》开始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她在“孤岛”一面工作，一面创作，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写完这部中篇小说。就在她快要写完这个中篇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冬天，党组织派她打进敌人营垒，从事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尽管她本人不愿意离开她所热爱的文学工作岗位，她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既冒着生命的危险，又蒙受“汉奸”的恶名，一直忍辱负重，在敌营坚持工作六年，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别人难以完成的贡献。全国解放后不久，她又受潘汉年同志冤案的连累，先后两次入狱，在冷酷的单人牢房里关了十年。在一个人的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在一个作家的黄金时代，关露就是这样度过的。因此，她没有机会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才华，而《新旧时代》三部曲也终于成为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

关露同志去世了，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作家，我们

尊敬她，怀念她。她对党忠诚，为祖国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鞠躬尽瘁，问心无愧。关露在暮年终于得到平反，这是一件好事。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曾经使忠诚的关露蒙受屈辱和折磨的“左”倾错误路线已经得到纠正，我国历史上已实现了伟大的转变。从今以后，我们的作家们再也不会有关露那样的遭遇，而且可以在比关露不晓得好多少倍的创作条件下从事写作了，这确实是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关露同志的。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名誉主编 巴 金

主 编 楼适夷 林淡秋 柯 灵 朱 雯

编 辑 杨幼生 陈梦熊 管 权 胡凌芝

萧斌如

目 录

关露和她的《新旧时代》	梅 益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7
第三章	68
第四章	121
后 记	140
编后记	肖 阳 142

第 一 章

在中国底北部，在许多素朴而美丽的城垣中有那样一个地方：那里，春天里有雪，秋天里有飞到南方去的乳雁；早上有赶着大车，从郊外到城垣里去的，戴着毡帽的运货者，夜里有着顺着步底音节的骆驼底铃声。有生长着青苔跟野草的破旧的城垛，有映着夕阳，铺着红色泥沙的古道。在我底幼年，人家提到那地方的时候，都叫它太原。

太原是一个泥沙比水多得很多的城市。那里，看不见河流，只看见生长在城市四围的山脉和土冈。在这些上面，就是当春来草长的时候，也是红色的泥土多于绿色的树木。

除开这样的情形以外，太原还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人们也是古老的，穿着古老的衣装，有着古老的气质。那些人民，他们知道劳动的时候歌唱，疲乏的时候睡眠。春天里耕种，秋天里收获。人们也是朴质的。

然而在这些朴质的人们之中却掺杂着许多别样人们底家庭，他们有许多土地和山林，牛羊和店铺。他们不因劳动而歌唱，也不因疲乏而睡眠。他们总是幽闲而潇洒；他们把自己底生活寄托在那些歌唱的人们身上，因为那些人们正是为

他们而歌唱的。

在这以外，还有许多另外的家庭，是从外面迁来的，他们以作客的方式在那里寄居。他们自己不因劳动而歌唱，也没有被人歌唱而生活的财物；他们是人民底官，吃的人民底税；他们自己认为是人民底保护者，人民底父母；是从远古的诗书中传来的礼义的家庭。

在这样一类的家庭中，有一个是在我底记忆里最熟悉的，也就是那样一个家庭，它使我生长起来。因此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知道了这么许多故事。

故事是这样开端的：

父亲空闲的时候，总是在我们大家休息的一间大堂屋里，用他那双稍微带点八字形的脚散着平稳而缓慢的步子，嘴里嚼着槟榔或是抽着雪茄烟。嚼槟榔和抽雪茄烟成了他底习惯，在别人以为不必要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抽雪茄烟好象是他底一顶最漂亮的帽子，当他抽着雪茄烟的时候，他的脸好象肯定地在说：“我是一个上流人物。”特别当他和母亲说话的时候，烟圈一转一转地从嘴里吐出来，跟在后面的说话声音也显得特别坚定和嘹亮。

父亲在家的时候，母亲很少真实地笑过。有时父亲向她说：

“请客的帖子发出去了没有？”或者说：

“新来的厨子菜做得很好。”或是说：

“后院子的果子树长得真高呵！”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便用点头或两只嘴角上的微笑去作回答。

母亲时常用嘴角上的微笑去表示她内心的一切。从她这种冷静的微笑里常常使人看出她的智慧、矜持和委曲。她时常总是微笑着的。

我最不明白的就是当父亲抽着雪茄，母亲用嘴角笑着，他们那时就象是两位生疏的朋友底状态；我当时简直不能想象到，一定要有了父亲，母亲才会生我。

有一次，在我们家里的极平凡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从一个幼稚园回到家里来。满院子铺着还没有融解完的冰雪；在房檐下烟筒里冒着的白烟，被狂烈的风吹卷向屋顶底后面去。父亲坐在堂屋右边的一张躺椅上，嘴里衔着烟卷，靠在椅靠上的右手托着额际，几条数不清的筋可怕地凸在流着汗的前额，看着那正在燃烧什么纸张之类的火炉。母亲冷静地坐在他底对面，那靠在一张方桌旁边的椅子上。

“从今天起，你不要管我底账了。谁家的账也没有我们这样糊涂，……账簿已经烧了！……”

“哗！”的一声，一个紫色的盖碗落到地下。跟着花瓶，闹钟，景泰蓝的槟榔盒子，和条几上昨天早上才买回来的装着四条金鱼的绿瓷缸，都被父亲一样样的摔到地下。当时屋里起了一阵极猛烈的爆炸声，地板上淌满了水和碎瓷片子，金鱼在碎瓷片上跳起来。

我底身上好象有点触了电的感觉；但想着金鱼总不该老在地板上，于是我便伸手去抓一条跳得最快的金鱼，就在这时候，父亲从靠椅上站起来。